

拍照、直播、上傳、分享……暴露在鏡頭下，我是誰？誰又在看我？

城市當代舞蹈團駐團編舞桑吉加，這次將目光投向躲不開監控的現實世界。舞者被困在充滿攝像頭的封閉舞台上，接受觀眾的觀看/窺探/監視。舞台上的身影，如同一個個「茫然先生」，在割裂的時間中探尋蛛絲馬跡，拼湊丟失的真實記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 攝影：www.worldwidedancerproject.com



「茫然先生」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身處陌生的房間中。「我是誰？這是哪？我為什麼在這裡？」桌上有一部文稿，還有一疊照片，所有的這些都讓他對當下的處境更感費解。與此同時，一部攝影機正在他頭頂默默地監察着……

這是保羅·奧斯特的《密室中的旅行》，神秘的故事、被遮蔽的真相、隱秘的操控者……桑吉加多年前讀到這個故事，「茫然先生」的形象就已印在他腦中，直到今年，他作為駐團編舞為城市當代舞蹈團編創新作，將這面目模糊的抽離影子放進作品中。

「茫然先生不是一個人，而是所有人。」桑吉加說。這次他與劇作家潘詩韻合作的舞作《茫然先生》，嚴格來說與奧斯特筆下的故事已沒有太大的聯繫，只是攫取了其中主角的人物形象作為題眼。當下的世界，CCTV無處不在，社交媒體的氾濫，將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界限打破。每個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窺視、被展覽，「世界如同一個大型攝錄棚」。在這「楚門的世界」中，隱私的安全無從談起，隔三差五的私人數據洩露事件已經讓人見怪不怪。身處其中的個人，要如何去拼湊屬於自己的真實？桑吉加並非想用舞作來對社會現實作評論，「對現實社會作直接的評論，對做舞蹈來說不大實際。」他說，「舞蹈只是呈現你的憂

慮、不安，呈現大社會下一個個體的無助。」

無處不在的攝像頭

為了呈現「監視」感，舞作將文化中心劇場的觀眾席撤去，舞台延伸下來，變成一個約20米乘13米的長方形封閉空間，觀眾則在二樓往下俯視。12位舞者「只進不出」，一如被困在陌生房間中的「茫然先生」們，被架置在舞台各處的多個攝像頭捕捉下不同瞬間。有些攝像頭從監控的角度進行拍攝，有些則是平視的角度。觀眾既能以一種監視的角度觀看舞台上所發生的事情，也可以通過平視攝像頭所捕捉的畫面來觀察演員的表情與狀態。「觀演的關係發生了改變，觀眾是在看演出？還是在監察？而且觀眾也有權力可以參與其中，我們準備了8個攝像頭和相關的控制台，觀眾可以在現場自己zoom，參與進來，關注自己想看的東西。」而現場拍攝的材料也實時匯總到影像團隊處，被處理後再現場播出。於是，每場演出觀眾所看到的影像也許都會不同。

桑吉加說，這大概是自己作品中運用影像和攝像頭最多的一次，而實時捕捉與剪輯的方式也增加了演出的即興感與隨機性。「這次我們整個團隊在溝通的過程中會覺得，我們不是在做一個舞蹈，而是一個裝置，一個結合了影像、舞蹈和聲音的

誰在看我？茫然先生

裝置，不是一個純粹的跳舞的狀態。上下觀看的過程中，我們感興趣的是，這種方式帶出了一個問題——演員可以看到觀眾嗎？觀眾是在看演員？還是也有可能在看對面的觀眾？這就像現在在公共空間中，經常會發生別人在拍照share上網，而你無意間也上了相。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想，觀眾會不會也處於這種狀態中？再推衍，更有趣的，到底什麼是自由？」

捕捉舞者無意間的状态

觀眾自由選擇觀看的角度，甚至可以操控攝像頭來捕捉畫面，那舞者呢？被困在台上不論是否有舞段都不能退場的舞者，他們在幹什麼？

對於桑吉加來說，他好奇的正是舞者無意識流露出來的狀態。「一般來說，舞者不跳舞的話我們看不到他們的狀態，他



《茫然先生》
時間：10月5日、6日 晚上8時
10月6日、7日 下午3時
10月7日 下午5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桑吉加觀察排練中的舞者。



們會走進側幕，休息一下，喝喝水。這次則不是，舞者只進不出，不是真正在跳的時候他在旁邊會做什麼？對我來說這是這次創作中最有趣，也是最難的部分。」盡量把舞者的表演性抹去，讓他自然地流露，出來會是什麼效果？「就像在公共監控中，馬路上人來人往，這種狀態是生活中的一部分。那我在想，演員的現場的東西，無意間的一些東西才是這個劇裡面最重要的東西，而我，需要把它放大。」

舞段可以盡量精確地去編排，自然狀態的流露卻要怎麼編排？在排練中，桑吉加的眼光就如同一台監控器，他觀察演員的各種舉動，一一記在腦中，然後再想像這些有趣的畫面應該用什麼機位、什麼角度去放大。有時他會給舞者具體的指示，在什麼時間在什麼位置做什麼事情，但更多的，是讓機子捕捉舞者無意識的狀態，「不讓他預計到什麼時候在捕捉他」，這

些相對來說即興的抓拍，是舞作重要的組成部分。

整個過程的節奏與調度，有那麼一點拍電影的意味，現場演出與實時畫面相疊加，成為了兩層空間、兩層意義的展現。這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桑吉加的編舞方式。他說，自己過往的作品，對於精確的細節會作出清楚的指示，甚至親身示範，追求每個動作的清晰表達，「到現在，創作的經驗不一樣了，精確的東西我會提示他們，但同時很多鬆弛的狀態才是更可愛的、更溫暖的、更自然狀態的部分。以前我的舞台上不會這樣，慢慢地現在這些東西加進來的時候，鬆弛有度了。」於是對於《茫然先生》現場可能出現的隨機因素，桑吉加也十分灑脫，「就算lost掉，也有可能，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狀態。我們是『茫然先生』嘛。」他笑說。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紫釵恨 梁祝情

——評《紫玉成煙》、《梁祝的繼承者們》

《紫玉成煙》是楊雲濤新編的香港舞蹈團聯合桃花源粵劇工作室共同製作的作品。耳熟能詳的《紫釵記》，從湯顯祖到唐滌生，從來都是一齣苦盡甘來的愛情故事。大部分觀眾對《紫釵記》的記憶，都不免停留在《劍合釵圓》的粵劇折子戲唱辭，沉醉在排除萬難齊歡唱的大團圓。楊雲濤的《紫玉成煙》重新審視當中的故事人物情節結局，小玉十郎進入另類時空，赤裸面對感情歷劫留下的滿目瘡痍。舞台設計上，《紫玉成煙》明顯參考自香港舞蹈團2016的《紅樓·夢三閣》，把文化中心劇場分成上下兩層。下層部分是魚骨形天橋和「天橋底」的觀眾，上層站位就把演出和觀眾都盡收眼底。橋下人近距離看盡愛情纏綿，看風景人在橋上冷眼旁觀，洞悉先機。

《紫玉成煙》作為一次傳統與現代的實驗劇場跨界作品，舞台上的跨界自然是舞蹈、粵劇、中樂乃至武術的結合。《紫玉成煙》進一步把故事中的重要元素，還原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真情實感，小玉的痛苦，十郎的無奈，都有不同段落的細膩詮釋。「主演」小玉的潘柳媚跳出錐心的痛苦、顫抖着的脆弱，還有骨子裡的怨恨。五名以華琪鈺為首的「群舞」小玉，則是迷惘、紛亂、尋夫挫敗的眾生。她(們)心有不甘，不惜一切，刀山火海都要與權力象徵的紅棍大陣死掙扎。汗髮亂纏，咬緊牙關衝了又衝。加上投影在魚骨天橋上的唐滌生唱辭，粵劇花旦李沛妍逐字逐句吟唱小玉的情志，末段身穿紫綵袍的小玉，在十郎懷中傷心而逝，《紫玉成煙》真正處理的是感情關係中的失落與創傷。花前遇俠、據理爭夫，說是高潮迭起也是悲哀。要爭的已是刻骨傷害。輪慘了，再也回不去了。

《紫玉成煙》通過劇場手法，將現代舞蹈與傳統粵劇，示範一次相當鮮活的處理。舞者在天橋上跳舞，伶人、樂師在天橋上框子式活門畫像般出現。縱向橫向，各不相屬又互相交錯；傳統與現代，本身就是重疊多於割裂。如果說楊雲濤新編的《紫玉成煙》，血肉淋漓地暴露出《劍合釵圓》遮蔽下的創傷與痛苦，非常林奕華的《梁祝

的繼承者們》，便是梁祝情的現代化蝶，探討如何面對生命中永遠的失去。

《梁祝》音樂劇由2014香港首演至今四載。當年由無伴奏人聲合唱團「一鋪清唱」擔綱，到「Voco Novo 爵諾歌手」走馬上台，《梁祝》經歷大中華巡演，2018版保留初版藝術學院中梁祝同學關係的設定，故事主軸亦落在祝英台急病死去，梁山伯陷入漫長的精神煎熬，最後在藝術中覺悟。相對來說，2018版《梁祝》加入大量舞蹈形體、黃梅調唱腔、傳統戲曲造手、身段等精準表演元素，連「Voco Novo 爵諾歌手」亦更大程度融入整體形體表演。下半場開首一段Hip Hop，直接把a cappella伴唱下的音樂劇，玩出更多花款。

記憶中的2014《梁祝》，總有着一種揮之不去的青澀，藝術與現實的矛盾，想像中的藝術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在崇高藝術面前的膽怯。這一切的手足無措，與梁祝面對感情的不知如何是好，互為主體，也細碎有趣。問藝術是什麼？就是問情為何物？怎麼回答也不是，卻怎樣回答也像自言自語，也像詩。藝術學院的生活，讓青春人兒對藝術與愛情的體會，慢慢長出輪廓。當然也急轉直下要面對成長的陣痛——「失去」。

「我會記得你多久？」「你已經記得我夠久了。」——2018版最後梁祝夢魂相會中，梁山伯談及自己的子女。梁山伯落入凡間成為普通人，在現實中放下。他再沒有畫畫，只有在前座藝術裡(與祝英台)化蝶。藝術是梁祝生命的交匯點，也是梁山伯成長的墓誌銘。梁山伯封印了創傷在藝術世界，在祝英台的得獎畫作《梁山伯的肖像》中，他與祝英台生生世世永不分離，可是他也告別了藝術，告別了青蔥歲月的自己。

紫釵恨、梁祝情，在《紫玉成煙》《梁祝的繼承者們》的現代新編，充滿現代人的情感和生命態度，都逆反了傳統故事中逆來順受、樣式平淡的人物設定。所謂傳統到現代，在舞台表演藝術上展現的終究都是個性，都是立足當下的詮釋，一如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

■《梁祝的繼承者們》 攝影：張志偉



■《紫玉成煙》 攝影：周金毅 Elsie

周末好去處

華特迪士尼檔案館

「米奇90周年展覽」

為慶祝米奇老鼠90周年，華特迪士尼檔案館將於時代廣場舉行香港首個「米奇90周年展覽」。展覽將呈獻檔案館近90件獨特館藏，當中約20件更是首度公開展出。除了能夠一睹複製藝術作品、肖像、原創連載漫畫、原創香港漫畫書、歷年來原創的米奇產品、《幻想曲》(Fantasia)原創設計圖稿等珍貴展品，米奇粉絲們更可回顧米奇90年來的點滴，沉浸在多姿多彩的米奇世界，當中包括多個經典米奇雕像、多套精選動畫，還有「米奇粉絲見面會」特備活動。

日期：即日起至10月31日 每日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地點：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
地下露天廣場：展覽及拍照區



簡訊

葉錦添跨界操刀 舞台劇《桃花源》北京開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首屆觀唐藝術區「桃花源」藝術季本月15日晚在北京觀唐藝術區開幕，由香港著名設計師葉錦添創作的舞台劇《桃花源》作為開幕大戲上演。此次跨界導演舞台劇是葉錦添在「東方美學」意識形態下與當代藝術結合的一次嘗試，整個舞台劇用現代舞、巨幕影像以及現場的裝置，演繹了這場超越時空的大劇。葉錦添在謝幕時說：「桃花源是我們在這個世界找不到的地方，但每個人，每個時代都可以對此有所期待。」

《桃花源》現代舞的部分由葉錦添與內地現代舞藝術家高曉津子合作完成，舞者們用他們的肢體模仿了生長

和毀滅，模仿了宇宙萬物力量的運轉，演繹了光影、陰陽、虛實、靈魂和肉體。舞美設計上巨幕的影像作為背景渲染支撐起在整個舞台劇不同時空下的故事推進，演繹了空靈世界、九陽普照、混沌虛無等等場景。由琵琶大師吳蠻、音樂人瓊英卓瑪和朱哲琴提供的舞台劇音樂，配合劇情走向把人們精神和情感的空間推向了逐層深入的境地。

談及創作靈感，葉錦添認為，東方美學講求虛實互動，互相影響，世界的運作在乎物與物之間的流動與接觸的機會而產生無盡變化，他希望將這種「虛」與「實」、「形」與「影」，放置在一個被架空的世界裡

大館「張三李四收藏展」

由短髮工作室呈獻、邀請多名本地藝術家共同參與的「張三李四收藏展」，早於2017年7月已在香港舉辦了一系列工作坊。工作坊首先向長者徵集他們收集的物件與個人故事，嘗試展述這些藏品背後的意義，發掘當中鮮為人知的故事。這個計劃以及從中獲選的展覽促進了跨代對話，並探討收藏物件如何實踐成藝術品。這些「素人」收藏是有意還是無意，也往往會被傳統博物館忽略，這個展覽則呈現一個人、一個家庭，以至一個時代的不同面貌。

這個計劃後段的展覽部分，由七位本地藝術家和組合參與，透過藝術家思考收藏的意義。藝術家姚妙麗、李繼忠、夫婦鍾惠恩和吳家俊以創作回應「素人收藏家」中所發掘的人物；馬琮珠從



專門收集舊報章的藏家中找到靈感，以他們背後的歷史及情感因素作為創作切入點；梁美萍、劉智聰、趙慧儀既是藝術家亦是收藏家，他們以自己的藏品作為創作起點，從個人志趣延伸到社會層面。

日期：即日起至2019年1月4日
上午11時至晚上7時(周五開放時間延長至晚上9時)

地點：大館F倉(由賽馬會藝方入口進入)
免費入場

葉錦添(前左)與高曉津子(前右)和演員們共同謝幕。 羅洪嘯攝



去講述。

據了解，此次觀唐藝術區「桃花源」藝術季除《桃花源》舞台劇外，還包括實驗科技新媒體藝術展「時空和諧」、戶外公共藝術展「桃花源境」、沉浸式表演《遊園觀唐》等。此外，內地著名藝術家蔡志松和青山周平的二個獨立單元將更深入地，以進行時的方式，在三個月的時間裡逐步構建和展示新東方美學以及空間、自然、藝術的交融和互通。